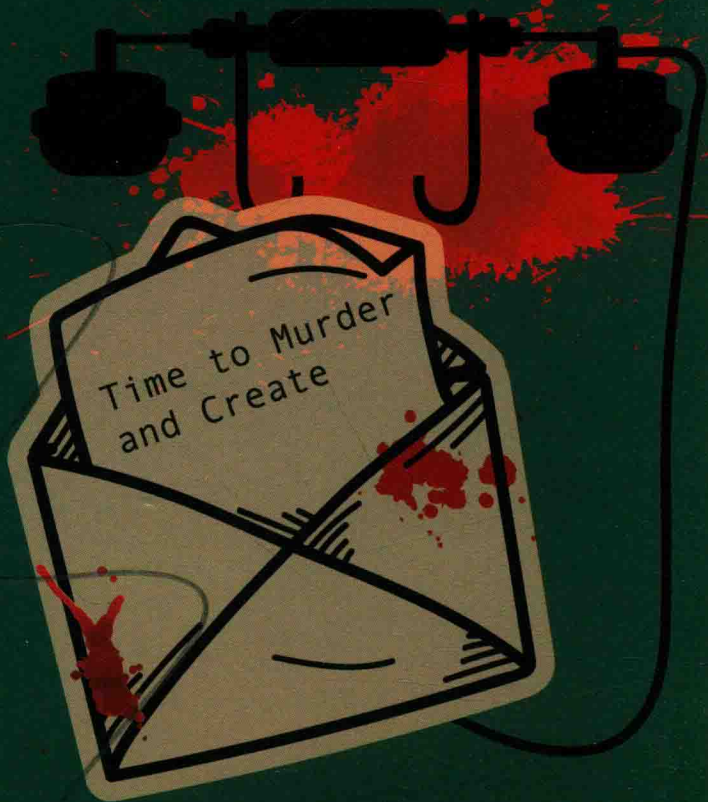


“破案 = 正义”的简易公式在“马修·斯卡德系列”中不再通行，
布洛克总忍不住往苦难甚或泥淖深处走去……

谋杀与创造之时

劳伦斯·布洛克作品
Lawrence Block

「美」劳伦斯·布洛克——著
吕中莉——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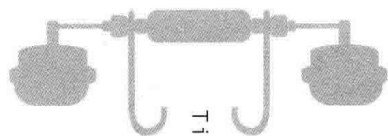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名自知不保的勒索犯，被害之前给自由侦探马修·斯卡德留下三桩丑闻的线索，明示凶手即为其其中之一。随着真相的逼近，斯卡德时时行走在信念与良心的刀锋之上，在破案的快感与伤及无辜的痛楚中艰难抉择。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劳伦斯·布洛克作品

谋杀与创造之时



Time to Murder and Create

[美] 劳伦斯·布洛克 — 著

吕中莉 —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谋杀与创造之时/(美)布洛克(Lawrence Block)著;吕中莉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8.7
(劳伦斯·布洛克作品系列)
书名原文:Time to Murder and Create
ISBN 978-7-5327-7637-5

I. ①谋… II. ①布…②吕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26960号

Lawrence Block

Time to Murder and Create

Copyright © 1976 by Lawrence Block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, c/o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

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,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, LLC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8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09-2014-825号

谋杀与创造之时

[美]劳伦斯·布洛克 著 吕中莉 译

责任编辑/管舒宁 装帧设计/柴昊洲

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om

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3 字数 72,000

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6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7637-5/I·4681

定价: 38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13-83349365

惟在头生那人降世之后，
始得教导汝等，
凡若有人毁其任一子嗣，
此经将视之为灭世之罪，
并降罚之。

——《塔木德经》

连续七个星期五他都打电话来，有时候我接到，有时候他留言在我旅馆的信箱里。那无关紧要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话要说，连信箱里的留言，我也是随便瞄一眼就扔了。

然而，在四月的第二个星期五，他没有打电话来，我整晚在第九大道阿姆斯特朗酒吧里喝波本威士忌和咖啡，看两个实习医生企图勾引两个护士却徒劳而返。就星期五而言，客人散得是早了点。两点左右，崔娜下班回家，比利把门锁上。我们又喝了两杯，一边谈论着威利斯·瑞德如何一手掌握尼克队的兴衰。一直到三点十五分，我才拿起外套回家去。

没有留言。

这不代表什么，他可能忘了、喝醉了或是任何原因。我们约定：他每个星期五打电话来，让我知道他还活着。如果我在，我们就随便打个招呼，若我不在，他就会留话：你的衣服洗好了。

我脱了衣服，躺在床上看窗外。约十到十二个街区外一栋办公大楼的灯还亮着。从灯火迷蒙的程度可以判断空气污染的程度，那个晚上那栋楼的灯不仅闪烁得很厉害，甚至好像笼罩在一层晕黄里。

我翻过身来，闭上眼睛想着那通没来的电话，我下了结论，他不是忘了，也不是喝醉了。

陀螺死了。

∞

陀螺是他的绰号，因为他裤子口袋里总是放着一枚旧银币当幸运符。他常习惯性地吧银币掏出来，用左手食指竖在桌角，再用右手中指把银币弹出去让它像陀螺般旋转。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，眼睛直盯着转动的银币，好像也在对着银币讲。

我最后一次目睹他的这个动作，是在二月初的某个平日午后。我在阿姆斯特朗酒吧角落里的老位子坐着，他来找我，穿得一身光鲜：闪着光泽的珍珠灰西装，深灰色有字母组合图案的衬衫，配上与衬衫同色的丝质领带、珍珠领带扣，足蹬一双能让人高出个一英寸半的坡跟鞋，使他看起来有五英尺六七英寸高，手臂上挂着像是克什米尔毛料的深蓝色外套。

“这不是马修·斯卡德吗？你还是老样子，都多久没见了？”

“两三年喽。”

“真他妈的久。”他把外套放在空椅子上，一个轻巧的手提箱叠上去，再把窄边灰色帽子放在手提箱上。他在我对面坐下，掏出银币转着玩。“真他妈的太久了！马修。”他对着银币说。

“你混得不错嘛，陀螺。”

“最近挺走运的。”

“那不错啊。”

“要是能一直走运的话啦。”

崔娜过来，我再点了一杯咖啡和一杯波本酒。陀螺转向她，瘦削的脸挤成一副可怜相，“唉，不知道——”他说，“我可不可以要一杯牛奶？”

她说没问题，然后便走开去拿饮料。“我不能再喝酒了，”他说，“都是该死的溃疡！”

“听说它通常伴随着成功而来。”

“伴随着恶化才是真的啦。医生列了一张禁食清单给我，所有我爱吃的都在上面。我奉命执行了；这下我可以到一间高档餐厅，然后点一份他妈的酸奶干酪来吃了。”

他又拿起银币转着。

我跟他多年前在警局认识的。

他有十来次因一些小事被逮到，而他总能很巧妙地用钱或情

报替自己脱身。他帮我顺利逮到一个收赃者，还有一次他向我们提供了一条凶杀案的重要线索。那段时间，他卖情报给我们，用十块、二十块交换他偶然听来的消息。他个子小又不起眼，手段还很高明，因此有许多人都笨到不晓得要提防他。

他说：“马修，我可不是刚好路过进来的。”

“我感觉得出来。”

“是啊，”转着的银币开始摇摇晃晃了，他一把抓住它。以前我们猜他是个兼差扒手，但我想应该没有人逮到过他。“我有麻烦了。”

“麻烦也是伴随着溃瘍来的。”

“你他妈说得没错。”陀螺说，“是这样的，我有样东西想交给你保管。”

“哦？”他啜了一口牛奶，放下杯子，用指尖敲打着手提箱，“里面有个信封，是我要你保管的东西。把它放在一个没人能发现的地方，行吗？”

“信封里有什么？”

他不耐烦地轻摇了一下头，“你不必知道。”

“我得保管多久？”

“好了，重点来了。”银币转着，“瞧，有很多事情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，我可能一出门，下了人行道台阶就被第九大道上的

公交车撞死。所有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永远不会知道。”

“有人找你麻烦吗？”

他的眼光转向我，很快又移开了。“大概是吧。”

“你知道是谁吗？”

“我连到底是不是真有这回事都不确定了，怎么会知道是谁呢？”银币摇晃着、被抓住，然后又转起来。

“这个信封就是你买的保险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我喝了口咖啡，说：“我不确定我是否能胜任。这类事情的处理方式通常是：你把信封交给律师，告诉他该怎么做，然后他会把信封锁进保险箱里。”

“我想过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甭提了。我认识的律师，只要你前脚出门，他后脚就打开他妈的信封。要是碰上正派的律师呢，不过看了我一眼，就要跑出去洗手。”

“不至于吧。”

“不只如此，如果我被车撞了，那个律师还是得把信封交给你。我们算是省了中间人，对吧？”

“这个信封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等你打开的时候就会知道，如果你打开的话。”

“所有事情都是这么拐弯抹角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最近所有事情都很诡异，马修。包括溃疡和它的恶化。”

“还有你那一身行头，我看那应该是你这辈子穿过最好的衣服吧。”

“对，他们应该就直接这样把我埋了。”银币继续转着。“喏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将信封放在保险箱或者什么东西里，或是放在任何地方，随你的便。”

“假如是我被车撞了呢？”

他想了一下，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到时候，那个信封会放在我旅馆房间的地毯下，陀螺会来取回他的财产。他不需要钥匙，他从来就不需要钥匙。

我们接着拟出细节，每周通一次电话，我不在就留言。

我又点了一杯酒，陀螺的牛奶还剩很多。我问他为什么找上我。

“因为，你对我一向直来直往，马修。你离开警局多久了？两年了吗？”

“差不多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是辞职的，详细情形我不太清楚，你是杀了个

孩子还是什么的?”

“是啊，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一颗子弹乱跳。”

“所以上头怪罪你、找你麻烦吗?”

我看着我的咖啡回想那件事。一个夏天夜晚，热到几乎可以看见蒸腾的热气。在华盛顿高地的远景酒吧里，空调机运转超过了负荷。我下了班，到那儿喝酒，只不过对警察来说，从来就没有真的“下班”这回事。两个孩子挑了那个晚上抢那个地方，他们离去时射杀了酒保。我在街上追捕他们，杀了其中一个，打碎了另一个的大腿骨。

但是，一颗跳飞的子弹正中一个七岁女孩艾提塔·里维拉的眼睛，并穿过软组织进入大脑里。

“我问太多了，”陀螺说，“我根本不该提这件事。”

“不，没关系。我并没有惹上麻烦，事实上，我还获得嘉奖。后来开了个听证会，说我没有过失。”

“然后你就辞职了。”

“我对那份工作失去了兴趣。也失去了其他东西，长岛的房子、太太和儿子。”

“人生就是这样。”他说。

“我想也是。”

“那么，你现在做什么呢？私家侦探?”

我耸耸肩，“我没执照。有时候我帮人做事，他们付我一点酬劳。”

“好了，言归正传——”银币转着。“你会帮我吧？”

“如果你要。”

他捡起转了一半的银币，看看它，然后放在蓝白格子的桌布上。

我说：“你不想被干掉吧，陀螺。”

“他妈的，当然不想。”

“你脱不了身吗？”

“也许可以，也许不行。这部分我们就别讨论了，嗯？”

“随便你。”

“如果有人想干掉你，你他妈还能怎么办呢？什么都做不了！”

“或许吧。”

“你会为我处理吧？马修。”

“我会看紧你的信封。我不知道如果必须打开它时我会怎么做，因为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”

“如果有事情发生了，你自然会知道。”

“我可不保证会去做，不管那是什么。”

他注视了我好一会儿，好像想从我脸上读出些我不知道的东

西来。“你会做的。”他说。

“也许。”

“你会的，如果你不做，我也不会知道，所以说，管他的。听着，你想先收多少？”

“我不知道我到底该做什么。”

“我是说，保管那信封，你要多少钱？”

我从来不知道价钱怎么定。想了一下，我说：“你这西装很不错。”

“哦？谢谢。”

“从哪儿弄来的？”

“克隆菲尔的，在百老汇吧？”

“我知道在那里。”

“你真的喜欢吗？”

“它看起来很适合你。花了你多少钱？”

“三百二十块。”

“那就是我要的。”

“你要这件西装？”

“我要三百二十块。”

“噢，”他甩了一下头，笑着说，“你差点把我搞昏了，我不知道你他妈的要我这件西装干吗。”

“我不认为它适合我。”

“我想也是。三百二十块？嗯，我想这数目同别的数目一样好。”他拿出一只厚厚的鳄鱼皮夹，数了六张五十和一张二十出来。三——二——零”他念着，递给我，“如果这件事拖久了，你想加钱就告诉我。好吗？”

“行，如果我必须跟你联络的话——”

“免谈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我是说，你没必要联络我，而且我就算想给你地址也没得给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他打开手提箱，拿给我一个九乘十二英寸、两头用强力胶带封得严严实实的牛皮纸信封。我接过来放在旁边的凳子上。他又转了一次银币，拾起它，放进口袋里，招手要崔娜过来结账。我让他请客。他付了账，外加两块钱小费。

“什么事那么好笑？马修？”

“我从来没看过你抢着付账，只看过你偷拿别人给的小费。”

“哦，很多事会变的。”

“我想也是。”

“我也不是常常偷拿别人给的小费，肚子饿的时候什么事都

做得出来。”

“当然。”

他站起来，迟疑了一下，伸出手来，我握了握。他转身要走时，我叫住他。

“干吗？”

“你说那些律师会在你一出门就打开信封？”

“那还用说。”

“你怎么不认为我也会？”

他看着我，就像我问了一个蠢问题。“你很正直。”他说。

“哦，天哪！你也知道我以前会拿钱的，我还让你用线索交换放人呢，我的老天爷。”

“是啊，但是你对我总算是公平，那就叫正直。除非必要，你不会打开那个信封的。”

我知道他是对的，我只是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。“保重！”我说。

“你也是。”

“过马路时当心点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当心那些车！”

他笑了一下，但我不认为他觉得好笑。

那天稍晚，我拐进教堂待了一会儿。塞了三十二块到那个没什么钱的济贫箱里，坐在后面的板凳上，想着陀螺。他的钱太好赚了，我什么都不用做。

回到旅馆房间，我把地毯卷起来，把信封放到床铺中央的地毯下。打扫房间的女仆就算偶尔用吸尘器吸地毯，也从来不会搬动家具。我把地毯铺回去，马上就忘了那个信封。只有每个星期五的电话或留言会让我确定陀螺还活着，而信封也可以继续留在那儿。

接下来三天，我每天都看早、晚报报纸，等那通电话。星期一晚上，回房途中我拿了一份《纽约时报》的早版。“大都会要闻”版里，通常报道一些犯罪事件。在“警局纪事”栏的最后一则，我看到了我要找的东西：一个身份不详的男子，白人，约五英尺六英寸高、一百四十磅重，年龄四十五左右，被人从东河中捞出，头盖骨破裂。

看起来好像是他。除了年龄略轻体重较重以外，其余的描述都十分接近我对他的印象。我无法确定那是陀螺，甚至不能确定那个人——不管他是谁——是被谋杀的。头盖骨的伤可能是他掉进水里时弄的。报上没说他在水里泡了多久，如果在十天以上，那肯定不是陀螺——我上上个星期五还和他通过电话。

我看了看表，现在打电话跟人聊聊还不算太晚，但若是想要打听点什么，就明显是太晚了。然而现在就打开那个信封还言之